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武帝之禍

呂氏與趙氏家
讀書字孫其守
不許損夫階
通鑑卷第三十
木備曆在華神
不自慰如其無
可也鬼神安在
可也痛恨

唐太宗貞觀三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
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
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
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灑君羨
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
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
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
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
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

差淳風這
般說話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皇后之厄首
矣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襲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獲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毋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

後詔通嬖

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掖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毋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敕禁后毋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

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毋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勣、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功，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勳？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

太切直

道監已書入天

孝勸此賊不
斬族誅也

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蹟聖代作而不凜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
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類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
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
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
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
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
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
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
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
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
良為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
人毋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

改毒如此

門著勲庸地華纓散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闥德光蘭掖朕昔在儲
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
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封武氏賜朕事尚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
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轉環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
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瓊等瓊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
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綬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
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
見其室封閉極密唯數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
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
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
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
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

昏淫之在
當有此一念

乃恨而然

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
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
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上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
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
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
史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
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
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
主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

賢於母

願望不退我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
問而謂我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
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
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眈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
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
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
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
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
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
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 來
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

這是遂良
低垂死後
死耳以爲
思之云

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
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
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
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
言固革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
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
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懼愆過
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
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
忌每面折之敬宗亦然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

諂附凶淫將
患良一網打
盡

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洸馬常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
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
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
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
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
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
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
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
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
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
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
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已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

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灑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志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發逆徒引朕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

讀去這章
用

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以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沅嶺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沅嶺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冀歎曰變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冀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

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竝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廬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擢州。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瑗降者十三人，高獲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

可死

尋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秦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

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成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環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環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

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儀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常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義不得入觀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回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

且甚麼

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阜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逢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請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

桂奉天等官。與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赦。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且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

痴兒說夢中
語宜廢

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歸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常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恥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臣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訪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

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豐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日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嘗以聞元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諛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 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毋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

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已已追尊
太后五代祖堯已為曾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
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大原安成王考士讓為太師魏定
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
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懿屋令敬猷給事
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
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黜令求仁正倫之姪也
懿屋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然望乃謀作
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
江都令雍州人常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
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
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

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
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
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
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
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
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庭之變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
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
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
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
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
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

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
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
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遠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
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
三思以韓王元嘉曾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
政劉禰之常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
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
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
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君問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志何
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樸陽魚承暉鞠
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遂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
理鳳閣舍人李景謏證交必友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大

崔君可族

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
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後曰朕知裴炎反知
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
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臣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
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
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
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
麥飯為糧伸勦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
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
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
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

是

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聞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佃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佃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佃先反覆

妙手

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常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常超擁

元忠之責於此

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河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_{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疆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瀛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眾曰此

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我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寶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楊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妾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

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郎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重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三月辛酉武承嗣罷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撻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敬之仍翦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

從者毆之幾死

奸請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暉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然家投匱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

小人自作自受

恣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者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前謂之驢駒校械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

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王女登榭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榮感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楊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蒲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

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悞遂使
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
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椎傑竝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
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
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
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壹關
三老書廓然感悞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為御史六月
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常待價為右相己卯常思謙為
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
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
來勿犯也太后詔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杜王求禮上表
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
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寤不出秋九月己
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
不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埴阜出
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及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
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
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承年賈
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
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
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
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

好人害人
以不

賜死于家禱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八子又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立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光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際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際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

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 二月

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

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

奴誣告象賢及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

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

罵太后發揚宮中隱匿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

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

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

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

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

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

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廡 東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獲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亮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諷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諤為書與貞云內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為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

我冲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殺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霍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摠管以討之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途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僅左右數千人在冲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摠管岑長倩為後軍大摠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

節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聞冲敗欲自縊詣關謝罪會所署新蔡令
傳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口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
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十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
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
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臨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
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屯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
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關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
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梟首東都關下初范
陽王諲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
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
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
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

仁哉

足為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
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烈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
無為徒死及貞敗太后欲采詩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
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
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
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
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
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
奏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
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遇靈州靈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
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
求取行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目乱河南者一越王貞

仁傑復抄刺

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權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冲通謀聞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城口冬十一月辛酉顛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詎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殺中監郟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宣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

行祇去在

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椹槐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群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夫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承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鷲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增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成

女在 美祖宗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千布政于明堂頌九條以訓百官已未御明堂饗群臣三月壬申太后
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
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癸酉以天官
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
煬連州別駕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嵩州煬燁之子誣元慶
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誣妻又與煬善誣謀迎
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煬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
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
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廐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
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貞流繡州逃歸將
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元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
獲嗣業縊死嗣明敬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

元忠老奸

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
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
書太原張楚金陵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
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
王隱客馳騎傳赦之赦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
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
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
氣晴霽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
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
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
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
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

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中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璪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右衛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

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聖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娣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寧士護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常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

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
 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校一判司判
 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
 子豫章王重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
 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
 太后悅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
 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
 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踐瓜田立
 盡又遊趙貝見問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
 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
 弘義即於枷上刻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刻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
 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捨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
 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入
 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
 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敷以字行
 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
 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
 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
 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
 丞榮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
 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
 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頌於天下 武

卷三十

此件亦誤

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
 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溢
 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
 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顛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
 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
 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
 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
 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
 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鳳皇
 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
 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

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
 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
 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
 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
 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
 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護兄孫攸
 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群王諸姑姊皆為
 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
 事中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王鈗衛大將軍張虔
 勗左金吾大將軍立神勳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
 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救改
 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

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冬十月甲子
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
殺流人常方質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
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制
天下武氏咸蠲課役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
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
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
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
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
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
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二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為崇尊廟

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有神徒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

同配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古事紛紜

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

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

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

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

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侍御史來子珣

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

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己亥廢唐興盛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

穴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勳以罪誅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

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與子

務滋恐懼自殺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

名至此乎

極快人

亦有此

此解字此
已之始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
 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
 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凡請凡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
 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跪為暴刻興元禮
 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
 王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
 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宜
 留守長安秋八月庚申殺王鈗衛大將軍張虔昂來俊臣鞫虔昂獄虔
 昂諡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義豐王光順
 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

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或告地官尚書武思

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九月乙亥殺岐

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

張虔昂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鸞臺侍郎同平章傅遊藝夢登湛露

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使

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

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

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

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

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

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

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

時山注收
有長言

長心終是

乃如此後
不始於梁

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

公職之始

郭霸嘗查
今之後必有此
承平

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貧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盜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日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廬陵承廬江郭霸以諂諛于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其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部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

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後
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
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
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
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
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
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
曰天時方執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
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中帶寢處甚安
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
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繼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
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

沙印
高見誰

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釋
朝臣之中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
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
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
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貞于
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
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
恩信殺中侍御史貴鄉翟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
禮臣請墮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
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采
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
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

十新此賊

此君大有
功於唐室
而得功於
聖主以武

比有敕推按及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
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
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
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
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篡弒其父者況姪
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
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
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左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
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
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

淫名作此種
惡不知此此氏
滅之此也

石赤心也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
年請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
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餓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
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
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特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
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
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
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
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
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

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
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
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慮之須毀去萋
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太
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
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鷹籤瓜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
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
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
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
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
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

不覺其衰丙戌敕以... 生九月庚子柳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為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
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
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
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
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乃殺團兒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
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
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
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
臧詣侍御史徐有功訟究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
有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

薛季昶可誅
奸誦少人

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疆。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入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謀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嘗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胃。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

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

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

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

寺與嵩山人常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

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

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

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

唐頌周以姚璿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

以是之 九月殿中丞李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為

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於

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曾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攻之其

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 曰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

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書 曰將行方乃別生駭異揚露專擅顯示於

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 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

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 云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

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

貶昭德為南賓尉尋又免死 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 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

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馬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

事帝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 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

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 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

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 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

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 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

可指

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文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負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為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院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丁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雲內作工徒誣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醮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醮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十代愈隆漢武

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醮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大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一什方自言能合長年樂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禮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醮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亡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

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怠之役則兆人蒙賴
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勰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
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節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
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
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
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成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饋贖方
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需實有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
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
而後頒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
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
笏香案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
勳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政

極取士太賤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
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
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
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
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
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
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
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
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
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
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
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三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太
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
獲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
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
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
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朝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
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
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

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
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
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冀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
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
軍蔡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蔡連耀有
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勵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為冀州
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采僕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
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
天宮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藩及王勵兄涇州刺史勗弟監察御
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

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
 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
 來之亞米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項項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
 用而項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寃
 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
 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
 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
 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
 侍易之為司衛少卿拜其母常氏藏氏為大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
 閣侍郎李迥秀為藏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統楚
 客哥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右司郎
 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

不還知之作綠珠死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
 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
 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
 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
 處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
 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
 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
 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
 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璵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
 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璵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
 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冤塞路國
 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

凶淫不惜昭德
 而惜俊臣可也

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扶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踊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斃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 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

哲矣董氏

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有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伏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
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
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
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
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
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
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
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
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
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瑱與張易之
昌宗比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瑒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
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

頭之仁
不及

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瑒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
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
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
然承間爰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瑒乃召問之瑒復為太后具陳利
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彦伯
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
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成病薨 九月甲
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
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
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
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
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外郎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寵為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

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 謂及善曰卿既高年

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為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太后

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有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

秦若再親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
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
明耳臣恐鄰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
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
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
氣太后不能從

又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
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
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
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
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
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櫪三

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櫪撻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喙太宗壯朕
之志今日卿立足污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然其附
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
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
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
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
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
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
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又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欲博朝議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家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遺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

乞粒門面

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還索任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璫之凡子也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溫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相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帝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

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勲之同列皆歎服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息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嘗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履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王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摠管洛川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

禮少卿鄭杲為司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
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
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夔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
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
市元忠杖死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
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
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
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
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疆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
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
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

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
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
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
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
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
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
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
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
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
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
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

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怙怙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證憲苛慝刑賞失中竊恐人心

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跋扈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栢彥範著作即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為高要尉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

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
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
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
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
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
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
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
官侍郎鄭元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
張卿家奴何即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
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
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三宮皆武三思

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
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
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
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
大像於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
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活聖君亭育
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
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
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
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秋七月丙戌以神
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

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
 翦紙帖中反披紫袍為高麗舞樂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
 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
 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
 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敏
 言奏張昌宗擅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
 相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
 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
 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
 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
 昌儀貶博望丞營寧堂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
 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

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
 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
 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
 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
 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
 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
 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
 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
 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
 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牒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
 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
 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

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欵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歆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待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伺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栢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

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穰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咎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揚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栢彥範右臺中丞東

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
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
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暉奏
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
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栢彦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
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
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栢彦範相
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
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
不忍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
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闔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

好

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
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彦範暉
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
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
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彦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
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
癸卯東之玄暉彦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入
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即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
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
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贊
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
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

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
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
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眾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
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誅陛下今年
齒已長父居東宮天意人心又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
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
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
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
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
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
崔和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

長而看此子
子鄭生果矣

甲一日線能作幾日絡滅去後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曰
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
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
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
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
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
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
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已同鳳閣
鸞臺三品敬暉栢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
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
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
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寔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

以見

元之兒女情
以見

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
門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
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
為玄元皇帝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
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楊再思為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
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相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
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
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
日出為亳州刺史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
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
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

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
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
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
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
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
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相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
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
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
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
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
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
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

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
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編蹠無才又數獻符瑞故
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領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
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
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踈襲爵
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
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
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
求亦謂栢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没入
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

凡鬼果貴
皆平

無說自粉
飾耳以
面目見季
祖述來即

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
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
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
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
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
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
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列五將所以不誅諸武者歆
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
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
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
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

這等輕不
以石安

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為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
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丁
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
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廢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
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
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制袁氏蟒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
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
祭酒相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
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
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
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二

一死也不想

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
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 乙亥以張
柬之為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遷周
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以張柬之等
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
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
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
遊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上爵以
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
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
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
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

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情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情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情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暹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譙公栢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右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可

之恥

宮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祕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揚州刺史趙履温栢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温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温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裏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上官婕妤勸

敬暉

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
 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
 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
 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
 令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
 知州事給全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
 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
 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
 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
 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
 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相彥範張知本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
 滑洛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
 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
 夫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死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
 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
 書郎李悅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悅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
 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
 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
 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寐不
 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槌之折其臂仲之大
 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
 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

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曼俊祖雍竝除京官
加朝散大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
史崔玄暉為均州刺史栢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已為郢州刺史與暉等
同立功者 思行等皆以為黨與坐貶 夏四月虜士京兆韋月將上書
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
上益怒不及整中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
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
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身行戮有違時
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
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
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由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納於言及
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
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武三思使鄭怡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
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
崖州司馬彥範隴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雷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竝負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栢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
為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
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栢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
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
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
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
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

灤州東之於瀧州怒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
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
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
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
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
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
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怒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
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拊地叩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
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
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
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正卿太府卿紀處訥鴻
臚卿甘鳳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大僕丞李

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
樂公主恃寵驕恣貴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
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
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
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
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
李惠冲李承况獨擁梓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
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千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
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南章門斬關而入叩閤
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
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

權使人

了名因此言

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
 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
 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翼上問之宮闈
 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塔羽林中即將野呼利為前鋒惣管
 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
 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况
 緯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
 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署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為
 左右所殺上以其苦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
 千里姪曰瓊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竇
 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首者皆坐流韋氏
 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

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
 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
 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
 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
 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為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
 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
 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
 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
 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
 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
 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
 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諸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

卷三十一

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等引右衛即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官但有朋黨辭營救以惑聖德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

清之有言
一也

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務容
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
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
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中
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
可此則元忠懷逆日又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
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恩恩未見元忠
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
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
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歎宥之傳弓曰刑賞
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

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
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
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羞元人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
韋匡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
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
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
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為國母
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卜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
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曰愛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
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
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

大夫。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母而
國夫人鄭氏尚宮宋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
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恩赦除官斜封付中書時
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
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
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
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
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
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
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
為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麗油以築毬場慎
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

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
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賞金銀不供其中求帛不充於錫遂使富
商豪士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上陛下之愛女
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
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
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
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
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
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其資員而冀虛無重俗
人之為輕天子之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
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
荐臻以彌不可操于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

公之再始故
時事終

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
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
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
已家上優制不許 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
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
延秀尚焉已卯成禮假皇后仗令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
辰赦天下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
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
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此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
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
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誅用其言

有此理乎

肅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
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
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丘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
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
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疆盛安樂公主
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
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
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散騎常侍馬
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玃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
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
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

昏死鬼早
行焉

直矣

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耐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文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義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義長情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奏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為大尉雍王守禮為幽王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提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

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摠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種

是

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殺高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殺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曠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高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瑋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

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昱說昭容毋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媿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

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哀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示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瓦臺穿池無休已擻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業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強裸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

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左右廂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被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為潒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毛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白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平章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

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
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
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巴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
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崔寔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
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
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
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
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
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
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重

及此
遂成元不

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

歸相王此非見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為

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

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

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

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

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

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

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

溫王重茂於內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越

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追贈郎岌燕

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

宗
少知有祖
太子隆基
及此
遂成元不

此賊与郭情
寸斬於途
以罪為

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相彥
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十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
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為右散騎常侍兼
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書門下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
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暉罷為尚
書左丞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
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鼎附三思非忠臣實邀功非義工日用曰臣往雖
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
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
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追廢韋
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
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

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
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
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
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
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為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
中元克復尊上為皇季叔以温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
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
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
陽縣官微聞其謀 八月庚寅徙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
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眾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
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
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

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未及然左屯營六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贈蘇安恒諫議大夫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天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崇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接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月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幾

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為節愍臣竊感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愍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得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 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宮以追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 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宮以追
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
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
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
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
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
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
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孺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與駙馬都尉
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顓緒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攸暨時為右衛
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
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
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唐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已故於諸子中獨愛
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不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
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
重上常與之圖議六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
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
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
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
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

此
月長北秋

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三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駿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肅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

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肅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肅王守禮為莒州刺史左羽林天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天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太平公主間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肅王亦寢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曩為

皇嗣及為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凝克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 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白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佐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太平公

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夫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樞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摠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改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備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官者曰殿下在廉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

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常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詆嘲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晞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晞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晞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晞于峯州光賓于繡

州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
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
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
城王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暎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
暎使遣幽求幽求謂暎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因請
詣廣州暎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暎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
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
門文武之臣太平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
州長史新興王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憺左金吾將
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暎及僧慧範等謀
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

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
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
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
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
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
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
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
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
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令問靖弟
客師之孫守一仁飭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
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

崔湜之亂

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以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併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薛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隴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

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為申埋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金帛有差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六事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平章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劉幽求兼侍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

七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岳州府刊



